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二辑 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巴黎圣母院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法】雨果



延边人民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薛华、史正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 (Hugo, V.) 著; 薛枫, 史立英译. —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4

(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梁羽龙, 张海军主编)

ISBN 7-80648-584-8

I. 巴… II. ①雨…②薛…③史…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930 号

.....

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刷: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306.5 字数: 882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84-8/I·179

文库定价: 1980.00 元

第一卷

一、大厅

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前的一天，巴黎旧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域中的市民个个都被齐鸣的钟声惊醒了。

但是1842年1月6日在历史上并无重要意义。清晨万钟齐鸣惊动市民也不足道。不是毕卡第人或勃艮第人攻城，也非抬着圣龕游行，更非拉阿斯葡萄园的大学生揭竿造反。不是国王陛下的人城仪式，也不是个把男女扒手在司法官广场被绞死，也非15世纪普通的翎毛插头、盛装披身的外国使团莅临来访。这样一队人马两天前刚驰过，是前来缔结弗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与法国王太子的婚约的弗兰德使节。波旁枢机主教大人为其来访大伤脑筋。为使国王高兴，不得已才对大叫大嚷、粗俗无礼的弗兰德市长、镇长笑容可掬，并上演一出兼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为一体的演出以表示欢迎，连悬挂在其波旁公馆门口的华丽帐幔被滂沱大雨浇透了也在所不惜。

原来1月6日让·德·特洛阿所说的“让巴黎市民兴奋不已”的事情是纪念主显节和胡闹节。这两个节日自远古以来就合并庆祝了。

在河滩广场上燃起篝火，在勃拉克小教堂插起五月树，在司法官演出的圣迹剧，是预定的节日内容，前一天夜里，身穿紫底缀白色大十字山羊毛料的漂亮号衣的京兆衙差官已吹奏喇叭向大街通衢

通知这件事。

早晨，各家各户老少男女都关门闭户从四面八方涌向上边三个地方。不是看篝火就是欣赏五月树或者观看圣迹剧。有见识的闲人大多都奔篝火而去，烤烤火正合时节。看看在有屋顶和墙壁门窗的司法宫大厅里上演的圣迹剧也很暖和。这可苦了那棵着花不多的五月树，在勃拉克小教堂公墓内打着哆嗦，无人光顾，这可是一月份啊！

涌入通往司法官的各条大街的市民尤其多。因为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节计划观看圣迹剧，同时列席在大厅进行胡闹王选举。

当时此大厅著称世界第一。厅里那天人满为患。宫前广场上人头攒动，成为人海汪洋，许多好奇者守在窗口张望。时刻都有后来者从五六条大街走来溶入人海。水池般不规则广场上，人流的波涛汹涌澎湃，撞击突出其间形同海岬的四周屋宇的墙角。人流被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立面正中的大阶梯分成两股，上下川流不息。人流于中间的台阶底下分开又汇成壮阔的波澜沿两侧坡道奔腾流散。总之，广场是个大湖，大阶梯如百丈瀑布般不停地泻入其中。沸沸扬扬、惊天动地的笑喊声，千万双脚的踩地声不绝于耳，且不断加剧，有些涌向大阶梯的人流还时不时折回，乱中添乱，搅成一锅粥。原来是出头干涉或骑马冲出来维持秩序的弓手或京兆尹手下的捕快。这个差使的沿袭颇有特色：从京兆衙门传到都督府，再到兵马司，到今日巴黎的巡警大队。

千万名老实安静的市民在自家门口、天窗口、屋顶上探头观望司法官，仅此就已心满意足。至今，巴黎很多人仍陶醉于凑热闹，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一堵墙后发生的事情。

生活在 1830 年的我们如果能够假以想象混迹于 15 世纪的巴黎，与巴黎人一齐拼命地挤入这个在 1482 年 1 月 6 日显得窄小的大厅，那我们必会为眼前所见感到新鲜。环境越古老我们将会越加兴致盎然。

耳际轰鸣、眼花缭乱是第一感觉。头顶上是木雕贴画，漆着金色百合花图案的天蓝色双行尖拱圆顶，脚踩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之外是一根接一根的巨柱依次排列。纵向的七根柱子支持

着双行尖拱在水平中央的落点。杂货摊杂陈在前四根柱子旁边，卖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及金属饰品；橡木板凳围着后三根柱子，诉讼人的短裤和代讼人的长袍将它磨得又平又光。大厅外边高高的外墙周围，尽是不见首尾的历代法国国王雕像的行列，从法拉蒙起，有闭目垂臂的懒王，也有昂首朝天举起双臂勇斗恶狼的君王，在门与门、窗与窗、柱与柱之间各显神采。五光十色的玻璃镶在尖拱长窗上，华美的精心雕凿的门装在宽阔的入口处，无论拱顶门窗、柱子、墙壁护板及雕像，全都涂上天蓝及金色，闪烁出辉煌的光彩。此时已显黯淡，直到吾主纪元¹1549年，杜勃雷尔按传统大加称赞时，实际上已是尘土满面，遍布蛛网了。

到现在为止，有这样一幅图景将占据各位脑海：一缕惨淡的阳光下，宽广的长方形大厅不时有叫嚷不休、五光十色的人流涌进，在墙边移动，打转于拱柱之间。那么，我们将要进一步描述其中有趣的细节了。

毋庸置疑，如果拉瓦雅克没刺杀亨利四世，那其卷宗将不会存放在司法宫档案里，其同谋也不会要销毁这套卷宗了，更不会有在无奈之下以烧掉档案室来烧掉卷宗，有烧掉司法宫来达到烧掉档案室的纵火者的目的，那么1618年火灾也就不会发生了。即，古老的宫殿和大厅会至今仍存。如果这样我就不必费尽笔力为您描述了，您只要自己去瞧即可。此事证明一个真理终古常新——重大事件产生的后果无法估计。

拉瓦雅克可能没有同谋，也可能有，但他们与1618年火灾无关。另外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一是3月7日后半夜一颗火星从天降在巴黎城里，有一尺宽，一寸高。另一个有诗为证，是戴奥菲尔的四行诗：一事说来真凄惨，司法女神在巴黎，都因辣椒吃过头，闹得庙堂焚为灰。

这三种起火原因的解釋——政治、自然或诗，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事实发生了，不幸也产生了。由于这次祸事，特别是后来多次修复使幸免于火的剩余部分被彻底破坏，到了今天，此建筑已所剩无几。这座建筑是法国历代国王最早的住处，比罗浮宫资格还老，早在帅男子菲利浦时代就饱经风霜，吸引人们到那儿找寻——海尔

加都斯笔下所写的罗倍尔国王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的遗址。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圣路易新婚的洞房现在何处？他又是在哪里“身着山羊毛料短袄，上穿无袖粗呢衫，外套黑檀木色衣服，与若维尔一道坐在地毯上审理案件？西吉斯象皇帝的寝宫，沙尔四世的住所和元地王约翰的卧室又在哪儿？查理六世发布特赦令的大楼梯何在？在王太子面前马赛尔处死罗倍尔·德·克莱蒙和雷巴涅元帅的那块石板在哪？伪教皇贝内迪克特的训谕被撕成碎片的那扇小门呢？当初是在这儿把那些传达训谕的人戴上高帽在巴黎游街示众，又往哪去找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和其尖拱窗户、雕像、柱子、精雕细刻的巨大拱顶？那间金漆房间，那低垂着头，夹着尾巴在后腿中的石狮何在？它和蹲在所罗门宝座前的狮子一样谦恭。在正义面前强力总是如此。更无处寻找那些精致的门和漂亮的镶花玻璃窗了，还有那毕斯高奈特也为之自卑的镂花铁活。杜汉西巧作的木活也已不见……岁月匆匆，人事沧桑，这些奇迹结果作何收场，这高卢史，这哥特式艺术的杰作伟构被什么代替了？是圣日尔韦教堂大门拙劣的建筑师，德勃劳斯先生笨拙的扁圆拱，这是在艺术方面。在历史方面，只听见巴特吕之流关于那根大柱子喋喋不休的回忆。

上述都无关紧要，言归正传，真正古老的司法宫里那所名不虚传的大厅是我们的主题。

巨大无比的长方形厅堂的一端被一张著名的大理石桌子占据。其长度、宽度、厚度都很罕见。小礼拜堂在大厅另一头，路易十一把表现自己跪在圣处女面前的雕像放在这儿，查理曼和圣路易的雕像被放在中间，从而定了两个列代先王雕像的壁龛，其理由是他认为这两个法国贤君必定得龛于天国。这个小礼拜堂当时不过六年历史，它崭新地散发着一股迷人趣味。优雅的建筑、精妙的雕塑、玲珑剔透的金属镂刻加重了这种感觉，标志着法国哥特式风格的终结，到16世纪中叶化成文艺复兴时代天国仙境一样的奇思妙想。更堪称杰作的是正上方镂空的玫瑰花窗，细巧与文雅无与伦比，和星光四射的抽纱花边一样。

正对大门的大厅中央是一个用织金锻铺垫的看台，看台专用入口是由上文提到的金漆卧室下过道的一扇窗户改装的，供弗兰德使

节和应邀观赏圣迹剧演出的那些达官贵人坐的。

通常，那张大理石长桌是圣迹剧的演出地址，桌子清早已经被布好。被法院书记官们磨得沟壑丛生的大理石桌面上是一个很高的木棚。厅内人们可看到棚顶，棚子内部被帷幔挡住作为演员更衣室。演员们沿着一架未加遮盖、竖在棚外连着舞台和更衣室的陡峭梯子上台下台。缺少了这架梯子，再出人意料的角色，再曲折的情节，再突兀的戏剧效果都无法实现。这一切在艺术和机关布景的儿童时代多么天真可敬！

四名司法官守备手下的差官守在大理石桌子四周。为了保证节日或行刑日这样的民众娱乐的机会不出事故。

大钟敲响十二下时，司法宫内演出开始。虽然有点晚，但为迁就使节们的时间安排只得如此。

人们从早上起就只等开演。天刚亮，很多老实又好奇的人，就在司法官的大台阶上坐下，冷得直打哆嗦。有人甚至说为了保证首批进场，他们一夜都守在大门洞里。越来越多的人群如潮水般汹涌沿着墙壁上溢，在柱子边扎堆，甚至爬上柱顶、檐板、窗台。建筑场的所有突出部分、雕塑的所有凸起部位也爬上了人。厌烦和焦急溢满心怀。今天可以玩世不恭，举城若狂，自由自在，所以为了胳膊肘碰了一下，或被鞋子的铁包头踢了一下而爆发的战争时有发生。使节团还要很久才到，长久的等待使人们疲惫至极。他们推来搡去，透不过气来，罗唆叫嚷之声不绝于耳，越发尖酸。咒骂怨恨弗兰德人、京兆尹、波旁枢机主教、司法官守备、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执棒的差官，怨恨天气冷了热了，巴黎主教、胡闹王、柱子、雕像、门扇开关了。一切都让人群中混杂的学生、仆役高兴至极，忍俊不禁。他们的恶作剧犹如火上浇油般撩拨着人们的不满情绪。

其中几个嘻嘻哈哈的捣蛋鬼是一帮。他们把一扇玻璃窗打碎了，坐在柱子顶盘上，胆子够大的！他们俯望人群肆意嘲弄着。这些年轻学生与众不同，毫无倦意，全无厌烦，这可从他们如何丑化别人的动作，如何哈哈大笑，如何从大厅的这头到那头互相打招呼，如何互相挖苦嘲笑他们借发掘众生中可供开心的成分来获得足

够耐心，以待正式开演。

“向我的灵魂发誓，这一定是您老兄，磨坊的约朝内斯·弗洛罗！”其中一位向一个蜷在柱头叶板上、面貌清秀、金发满头的捣蛋鬼叫道，“先生，您的雅号真是太贴切了，看您的胳膊腿如四扇风车叶子迎风转动。您在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慈悲的魔鬼作证，”约朝内斯·弗洛罗回答，“鄙人四个多小时前已在此等候。但愿这四小时可以从我死后在炼狱中受罪的时间中减去，当圣教堂中西西里国王的八个歌手唱七点钟大弥撒的第一段时，我一个字也没漏全听见了。”

“唱得真好，头上戴的尖顶帽都没他们的嗓门尖！”另一位接过话茬。“国王应该先打听圣约翰先生是否爱用普罗修斯口音哼唱拉丁文赞美诗，再给他献上一台弥撒。”

“要不是为让西西里国王的那群混蛋歌手不闲着，他才不安排弥撒呢！”一个老妇人从人群中尖叫，她站在窗户底下，“诸位请想想：为办弥撒开销一千个巴黎里弗尔，这笔钱从巴黎中央菜场的海鲜承包税中支出！”

“住口！老太婆！”女鱼贩旁边一名表情严谨、正捂着鼻子的胖子叫道，“办一台弥撒十分必要，您难道愿意圣上玉体再次受惊吗？”

“太对了，吉尔·勒高纽先生，国王的皮袍供应商！”一名攀在柱子顶端的学生大叫。

学生们哄堂大笑嘲弄御用皮袍供应商这可笑的姓氏。

“勒高纽！吉尔·勒高纽！”一些人大叫。

有一个人接过话头，“既生角，复长毛！”

柱子顶盘上的淘气包接着说：“嗨！有什么奇怪？内廷总管约翰·勒高纽先生的令兄正是尊敬的好人吉尔·勒高纽，他又是樊尚森林首席护林官马耶·勒高纽先生的虎子，一家人都在巴黎居住，父子相传都已成家立业！”

欢乐攫住了众人的心。胖子裘皮商无话可对，恨不得钻到地下躲避别人的目光，但他尽管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如牛也白搭：越用力挣扎，慌张气恼，充血紫胀的大宽脸越犹如楔子嵌入木头一样夹

在旁边人的膀子中，越发一动不能动了。

终于旁边有人出来帮他解围，是一个同样肥胖、严肃、五短身材的家伙。

“混蛋！作为学生怎敢对百姓如此狂傲，要是以前一定会挨一顿柴禾棍子，用一堆柴禾烧死也不亏。”

全体学生立刻被惹火了。

“谁敢如此大放厥词？哪个丧门星？喔啦哩！”

“我知道，是安德烈·穆斯尼埃老板。”一个学生说。

“他是大学城四个宣誓书商中的一个。”另一个学生说。

“那家店铺所有的都有四个。”另一个学生说，“有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目，四个守监，四个选举人和四个老板掌管书店。”

“好吧，就让他尝尝四倍的厉害。”约翰·弗洛罗接着说。

“穆斯尼埃，你的图书我们要统统烧掉。”

“穆斯尼埃，你的佣人也要小心别挨揍。”

“穆斯尼埃，你的老婆平时很寂寞吧？”

“就是那胖乎乎的慈悲的乌达德太太。”

“她水灵快活得和脱离丈夫管束的小寡妇似的。”

“见鬼去吧，你们！”安德烈·穆斯尼埃咕哝着。

悬在柱子顶盘上的约翰听到便说：“安德烈先生，你最好住口，小心我掉下来砸了你的脑袋！”

安德烈老板抬头看看，仿佛估量柱子的高度与这倒霉鬼的重量，心里称出这体重垂直下跌速度的平方数字，一声都不敢吭了。

大获全胜，得意洋洋的约翰不依不饶：“我言必信行必果，才不管你兄弟是什么副主教！”

“咱们大学生也够光荣了！今天竟然没人尊重我们的权利！五月树和焰火放在新城，圣迹剧在旧城上演，胡闹王和佛兰德大使也在这。大学城中有什么？”

盘踞在窗台上的一个学生说，“莫倍尔广场大得很呢！”

“赶走校长、选举人和学监。”一声高呼来自约翰内斯。

“今晚该在加亚室里点一堆用安德烈老板店里的书燃成的篝

火。”

他旁边一人道：“把最高的书桌也添进来。”

“还有开道吏的棍棒！”“再加所有书院山长的痰盂！”“添上学监的酒橱！”“校长的小凳子！”

“推翻！”小约翰在旁呼应：“推翻安德烈老板，开道吏！推翻神学医生、经学博士！推翻学监、选举人、校长！”

“世界末日到了！”安德烈老板自己捂着耳朵咕哝。

窗边的一个学生叫道：“太好了，校长正好刚进广场！”

众人的视线立刻被吸引对向广场。

“真是可敬的蒂博校长？”磨坊主约翰·弗洛罗问。由于他攀在大厅内部的柱子上，外边什么也看不见。

“是的，是他，校长蒂博。”大家回答。

正是校长穿过司法宫广场，他与大学全体委员列队去迎接外国使团，挤到窗口的学生对他们极力嘲讽挖苦地鼓掌。走在队伍前头的校长首当其冲。

“校长先生！您好！您好！”

“这老赌徒怎么舍得扔下骰子了？舍得来这儿？”

“看他坐的骡子耳朵还没他长！还一颠一颠呢！”

“您好，蒂博先生！老赌徒！老恶棍！混蛋！”

“昨晚受天主保佑撞上好手气了吗？”

“看那副老脸皮铁青乌黑挨了打似的，是赌钱掷骰子熬得吧！”

“赌棍蒂博，您老一边往新城急赶一边撅着屁股对着大学，干嘛去呀？”

“是去蒂博赌台街找安乐窝吧！”磨坊约翰内斯大叫。

众人重述这妙语双关的街名，掌声狂热如雷。

“魔鬼赌局的老主顾，是去找好去处吗？”

“大学的其他要人也要步其后尘了！”

“推翻开道吏和执杖吏！”

“罗宾·普斯潘，那位是谁啊？”

“是吉倍尔·德·苏利，吉倍尔图斯·德·苏利亚科，夏屯书院的山长就是他。”

“快拿过我的鞋，利用你的有利位置扔到他脸上去。”

“照打不误，葡萄神节的核桃！”

“把那六个穿白大褂的神学家打倒！”

“是神学家吗？我本来以为是圣德纳维也英书院送给巴黎城的六头大笨鹅呢！”

“推翻医生！”

“推翻主德和释疑论文！”

“圣德纳维也英山长，吃我一鞋！你实实在在剥夺了我的权利！你剥夺我在诺曼底学区的位子让给了籍贯布尔日省实际上是意大利人的小阿斯加尼欧·法扎帕达！”

“太不公平了！”众人大叫，“打倒圣德纳维也英山长！”

“喔哩！若阿善·德·拉德奥尔先生！嘿！路易·达于伊喔！朗贝尔·奥克特芒！”

“让德意志学区的学监被魔鬼掐死！”

“圣教堂披灰毛裘的主事神甫和他穿的灰裘也该遭此下场！”

“就是那些穿灰裘者！”

“来瞧这些艺术大师戴着多美的黑帽子！喔！多美！”

“跟一条漂亮尾巴从校长后边长出来似的！”

“像威尼斯公爵去和大海联姻似的！”

“哟！约翰！那不是圣德纳维也英教堂的议事司铎们吗？”

“见鬼去吧！这些议事司铎！”

“您老是在找玛丽·拉去法德吗？克洛德·肖阿博士？”

“她在格拉蒂尼街。”“给民兵管带叠被整床。”“她足有几套高招。”“您想当面领教一下吗？”

“诸位！毕卡节的选举人莅临了，是西蒙·桑甘先生！马屁股上驮的是他的老婆！”

“黑色之忧郁端坐骑者身后。”

“好样的！”

“您好，选举人先生！”

“晚安，选举人太太！”

磨坊主约翰还在柱顶的雕饰上，不禁叹道：“太快活了，一切

都尽收眼底！”

这时，大学城的宣誓书商安德烈·穆斯尼埃和御前皮货商吉尔·勒高纽老板正窃窃私语。

“瞧，先生，世界末日来了！都是本世纪那些该死的发明闹的！见过这么胡闹的学生吗？大炮，火炮，射石炮，尤其是来自德国的印刷术，十足的瘟疫！它杀死了图书，没有手抄本，图书何存？这实是世界末日来临了！”

“我早瞧出端倪了，天鹅绒料子居然日益风行。”皮货商大有同感。

十二下钟声此时敲响了。

“啊”齐声在大厅响起，学生们不说话了。接着一片混乱，人们挤来搡去，移来推去，咳嗽的，掏手绢擤鼻涕的巨大的爆炸声不绝于耳。人人争抢着位置，三五成伙，伸头踮脚，都伸头探脑大张其嘴紧紧盯着那张大理石桌子。上头一声不响，四角上仍纹丝不动地站着司法官守备属下四名差官，活似彩绘的雕像。弗兰德使节专用看台上大门紧闭，空空荡荡，对于一大清早就等到中午，陪弗兰德使节观看圣迹剧的众人来说这一切太过分了。

几分钟乃至一刻钟后仍没人出来。舞台上悄无声息，一个人也没有。恼怒代替了烦躁，观众怒声四起。先是小声咕哝“圣迹剧，圣迹剧”，接着慢慢升温，风暴即将到来，沉闷的雷声已在心的天空上响起，磨坊的约翰第一个站出来点火，他盘在柱头如蛇一般使尽力气大叫：“圣迹剧呢？他妈的弗兰德使节！”

立刻一呼百应，掌声四起，“圣迹剧！他妈的弗兰德人去死吧！”

“如果不马上上演圣迹剧，我提议把司法官守备吊死，这场喜剧兼寓意剧不错吧！”

“对！”一片喝彩，“先吊死他那几名当差的！”

鼓噪声不绝于耳。四个倒霉鬼吓得脸煞白，对望无语。眼见人们向他们压来，那仅有的一圈脆弱的隔开他们与众人的木栏杆已被压弯，马上会塌。

千钧一发的时刻到了！

“上冲!”呐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此时，那座更衣室的门帘掀开了，一人走出。全场顿时一片寂静，如同着魔一般，好奇心代替了愤激。

“安静! 安静!”

这人哆哆嗦嗦一边施礼一边挪到大理石桌边，心惊胆战，愈走愈把膝盖弯得厉害。

全场慢慢安静下来，时而能听见轻微的响动。

这人说道：“市民先生女士们，我们将上演一出美妙绝伦的寓意剧《圣处女玛丽亚明断记》献给枢机主教大人。我演朱庇特。大人正陪奥地利公爵派来的尊敬的使团，他们正在听大学校长先生的演讲，耽误了一会儿，尊敬的枢机主教大人一来马上开演。”

这四名倒霉差官的性命因为朱庇特显灵才得以保全。如果我们要在职司批评的圣母面前为我们有幸编出的这个故事负责，人们提出的“神灵勿扰”的古训对我们毫无用处。何况观众的目光被吸引到朱庇特老爷那身华丽的服装上，且平静了下来。他披着锁身甲，外边是镶嵌镀金钉子的黑天鹅绒袄，缀有银质镀金扣子的盔子戴在头上。一边脸涂着胭脂，另一边脸又贴着一部大胡子，手执象征闪电的插满金属细条的洒金硬纸板圆筒，赤脚上缠上希腊式的彩带，除了这些道具减损了威严，他这身打扮简直可与贝里公爵卫队里的布列塔尼弓箭手媲美了。

二、彼埃尔·格兰古瓦

只有他的服饰可以勾起观众的兴趣，其演说却使人索然无味。当他说出“一待尊敬的枢机主教大人来临马上开演”这不知趣的结尾，哗闹的叫声将他的声音淹没了。

“现在就演出圣迹剧! 现在!” 磨坊的约翰内斯的叫嚷像杂乱乐队中的短笛卓而不群，高出他人，“现在马上演出!”

罗宾·普斯潘和另外一些蹲在窗台上的神学生大叫：“打倒朱庇特和波旁枢机主教!”

“马上演出！马上！”喊声一阵高过一阵，“拿口袋和绳子给戏子和枢机主教套上！”

可怜的朱庇特吓得胭脂底下的脸都变白了。他的闪电掉落在地，摘下头盔哆哆嗦嗦地不住行礼，打着磕巴说：“列位使臣……枢机主教大人……弗兰德的玛格丽特……”颠三倒四，他害怕被吊死——等枢机主教来了才开演，民众不依，不等他吧，枢机主教要他的命，等待他的只是绞刑架这一万丈深渊。幸好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了。

这人一早就在栏杆后边的大理石桌子边的空档里，他靠的那粗大的石柱挡住大家的眼光才没被人发现。他个子瘦高，白脸金发，年纪尚轻，但额头双颊已显皱纹，眼神犀利，笑容浅淡。身穿破旧磨得发亮的黑哔叽衣裳。他走到大理石桌边朝朱庇特打个手势，但那位愣没发觉。

这人前进一步说：“朱庇特，亲爱的朱庇特！”

没有反应。

高个子男人耐心尽失，大吼：“米歇尔·吉博恩！”

“谁叫我？”朱庇特醒过神来问。

“我。”黑衣人答。

“啊。”朱庇特说。

“现在开演，让民众满意吧。”那人说，“我去向司法官守备解释，再让守备向枢机主教先生解释。”

朱庇特缓过劲来。

他使出全部气力朝唏嘘不已的人群喊道：“市民们，演出马上开始。”

“太好了，朱庇特！朋友们，喝彩吧！”众学生大喊。

“太棒了，太棒了！”欢呼一片，鼓掌声振聋发聩，直到朱庇特退回幕后还不绝于耳。

高个青年好像有我们亲爱的老高乃依说的“化风暴为水波不兴”的魔法，现在他却谦虚地退到巨柱的背后了。两个少女由于坐在前排听到了他与扮演朱庇特的米歇尔·吉博恩的对话。要不是她们找他说话，他将一直待在原处保持静默不动。其中一个少女示意

他过来，叫道：“法师……”

另一位说：“亲爱的蕾娜德，别这么叫。”这姑娘俊俏妩媚，在节日盛装映衬下更显娟秀。“他不是神学生，是俗家人，叫先生比法师合适。”

于是蕾娜德说：“先生。”

陌生人走到栏杆边上，“二位姑娘有何指教？”他忙不迭地说。窘迫的蕾娜德忙说：“嗨，没啥事。我的同伴吉斯盖特·拉让先娜有话跟您说”。

吉斯盖特红了脸说：“哦，不，蕾娜德管您叫‘法师’，我说该叫您‘先生’。”

两姑娘低眉顺目。巴不得与她们攀谈的男子笑容可掬地说：“你们真没事？”“噢，真没有。”吉斯盖特回答。蕾娜德也说没有。

瘦高金发男子打算离开，后退了一步。可已被激发了好奇心的姑娘们不肯放他走。

吉斯盖特着急地说：“先生，您认识要在圣迹剧里演圣处女的那个兵吗？”女人一旦下定决心就和水闸开闸放水一样锐不可挡。

“您说朱庇特的扮演人？”男子问。

“是的！”蕾娜德说，“真晕乎！您认识朱庇特吗？”

“哦，认识，小姐，是米歇尔·吉博恩吧！”

“他的胡子太漂亮了。”蕾娜德说。

“他们过会儿的演出一定很有趣吧。”吉斯盖特很羞怯。

“对，十分有趣，小姐。”无名氏一点不踌躇。

“演什么？”

“《圣处女明断记》，一出寓意剧，小姐。”

“哦，非同凡响。”蕾娜德答。

接着陌生人打破了冷场。

“是出从未演过的新编寓意剧。”

“那么，我这出戏与两年前教皇特使先生来巴黎时演的戏不同，那里有三个美丽的姑娘演……”

“美人鱼。”蕾娜德插嘴。

“什么衣服都不穿。”年轻男子接着说。

蕾娜德羞得低下眼皮，吉斯盖特也是，男子又说：“看客过足了瘾，今天上演是特地为佛兰德公主殿下编的戏。”

“里头有没有牧歌？”

“寓意剧里不可以！”男子道。“体裁不允许，要是滑稽剧倒可以。”

“太遗憾了！”吉斯盖特说，“上回，有两个男女蛮子在单孔桥喷泉旁厮混，唱着拉丁圣歌与牧歌，身段舞姿翩翩。”

“对公主不适合，尽管对教皇特使合适。”年轻人冷淡地说。

“他们旁边有许多低音乐器竞相奏鸣，好听极了。”

“还从喷泉的三个口子中流出葡萄酒、牛奶和香料甜酒，爱喝，尽管喝。”吉斯盖特接茬。

“还有耶稣受难场面，在单孔桥下游附近，由活人演的，只是不说话。”

“千真万确！”吉斯盖特叫着，“两个强盗一边一个，中间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天主。”

兴奋包围了两个饶舌女子，她们回忆教皇特使入城的盛景，争抢发言。

“往前一点的画家门口，一些人穿金戴银的。”

“另外，无辜圣婴喷泉那儿，一个带着汪汪叫的狗群的猎手吹着号角赶一只母鹿。”

“另外，巴黎屠宰场搭了一个表示迪厄普城堡的高台。”

“吉斯盖特，咱们的人一等教皇特使经过就发起进攻，宰了英国人。”

“大堡门旁边几个绝美的人十分引人。”

“帐子帘子把钱币兑换桥挂得满满的。”

“蕾娜德，教皇特使一走过那儿，有两百多只各种鸟雀从桥上飞出，真漂亮。”

“今儿个还要好。”男子好不容易插上话，他已听得不耐烦了。

“真的好看？您保证？”吉斯盖特问。

“当然了。”他说，接着得意地补充：“鄙人正是剧作者，两位小姐。”